

# 严打炒蒜宽待炒楼该与不该

**假** 如因为打击炒房阻力太大，游资在房价上涨中只是配角，而矛头仅指向炒农产品，那么游资有可能重新杀回来继续炒楼。

近日，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近期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严厉打击炒农产品行为的专项行动，不给投机和炒作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并且透露，一旦确认游资炒农产品，发改委将根据相关价格管理办法进行处罚，没收全部炒农产品所得，并处最高5倍罚款。这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国家相关部门终于承认农产品涨价与炒作有关，并且表示要通过法律

的手段平抑物价。笔者接触过炒农产品的参与者，对方丝毫不认为炒农产品行为不妥，倒反问一句：炒楼可以，炒蒜就不可以了？炒蒜不行，但炒房、炒普洱茶、炒药材呢？笔者认为，从危害性上讲，其实炒房的危害更大。绿豆涨得厉害，老百姓只吃大米也行；大蒜涨得离谱，少吃或者不吃也能将就着过。毕竟这些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毕竟并不是所有的食品都涨了。而房子呢，必不可少。谁能不住呢？房子与老百姓的关系更为密切。严打炒蒜宽待炒楼，在感情上说不通。

有关部门建议打击炒蒜，主要依据的是价格法规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主要表现在相互串

通，操纵市场价格，哄抬价格，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据了解，当前的炒作主要集中在流通环节上，农产品从农民手中转走后，就正式踏上炒作之旅。而炒家关键的一步是从农民手中买走农产品，控制市场大部分的产量，然后人为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进而影响价格。

而炒房呢？不消多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温州炒房团的大名。房价过快上涨，炒房团“功不可没”，尤其是他们和开发商联手，威力无比。炒大蒜违法，那炒房就不违法吗？

几乎炒作农产品的人都会把两种炒作对比起来看。基于炒房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中直指投机行为，抑制不合理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限时，市场调节则是一个好办法。然而政府在抑制炒房方面仅祭出信贷政策。而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炒房成本，能有效逼迫炒房者缴械的房产税却迟迟没有定论。在炒房这个严肃问题上，政府调节的力度远不够，太温柔太宽松。

炒作农产品和炒房，虽然游资在推动价格上涨中，一个充当主力一个是“从犯”，但是都影响了市场的供求，扰乱了价格，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按常理来讲，危害越大的，打击力度就越大。假如因为打击炒房阻力太大，游资在房价上涨中又只是配角，而矛头仅指向农产品，那么游资有可能重新杀回来继续炒楼。据称现在炒作



农产品的游资部分就是来源于楼市。抑制炒楼，因此游资进入农产品市场炒作，假如炒农产品市场大门关闭，游资又将流向哪里？重回楼市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楼市相对还是宽松的。因此笔者认为，打击炒农产品行为的专项行动中，必须兼顾为游资寻找出路，收紧乃至关闭炒房大门。  
(摘自《证券时报》杨丽花/文)

## 院士堕落为经济动物的沉重叩问

最近，复旦大  
学庆祝建校105周年第44届科学报

告会暨学术文化周开幕式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忧心忡忡地说：“在不良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共同体内部不良现象的影响下，学者也会被市场经济异化为经济的机器，甚至堕落为经济动物或者科学的骗子。”“当学者被异化，危害的不仅仅是学术和学术共同体内部，而且会毒害整个社会。”

平心而论，人人都是经济人。但经济动物毕竟与经济人不同，他们的差距就是动物和人的差距。如果一个人论为经济动物，就必然缺少人性，降低底线，惟利是图，一切以谋取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杨校长所忧心忡忡的一些院士，正属此列。他们异化为经济机器，堕落为经济动物或科学骗子。一切围绕利益转，一切的目的就是将名气变现。

如果单是院士堕落为经济动物，尚不是最可怕的。遍观当下，经济动物化似乎已成了不可遏抑的潮流。比如不少企业。有的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把工人异化为会说话的机器。一个沦为经济动物的企业，不可能是“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的企业。

不少官员同样如此。他们只追求看得见的政绩，所做一切只为仕途腾达。急功近利，一切惟政绩马首是瞻。于是，有了“左手治污，右手引污”的新闻。于是有年收入仅为1亿余元的贫困县，宣称要投20亿，使县城“三年大变样”。

“这里有两块金条，你能告诉我哪一块是高尚的，哪一块是龌龊的吗？”这是电视剧《潜伏》中的一句台词，可以说在不少学者、官员眼里，他们的确振振有词。只看到金条，而看不到金条背后的差异。无论是院士还是官员，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能沦为经济动物。如果说鸟翼上系上黄金，它不可能飞得远，那么当人沦为经济动物，他也走不远。

其实，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合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诚然，如果一个企业只顾发财，而不肯把人当作人看待，如果一个官员只顾权力自肥，只为自己的乌纱帽考虑，而不顾民众死活，不肯将民生福祉放在首位，就必然会被民意所弃。

(摘自《华西都市报》)

## 玻璃门防得了咸湿上司吗

**重** 新修订的《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细化了“性骚扰”规定。明确只要有投诉，单位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并具体提出可以把该上司办公室的门改成玻璃门。规定的初衷，自然是为了保护广州的职业女性免遭“咸猪手”侵犯，但一道玻璃门，防得了咸湿上司吗？

最先知道“性骚扰”一说，是在美国电影里。起先还以为是舶来品，后来才明白，这个我们也是“古已有之”——“调戏妇女”、“耍流氓”之类的说法，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性骚扰”，是春秋时楚国的大臣在参加宫廷宴会时，趁着蜡烛熄灭摸了下楚庄王宠姬的玉手，当着老大的面调戏他的小蜜，堪称胆子最大的性骚扰。再就是战国时秦国的宣太后，引用她和秦国先王的床帏之事来答复韩国使者派遣救兵的要求。

“性骚扰”由来已久，普遍存在。但载入史册者少，更多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前几年有部据称是国内首部反映“性骚扰”的电视剧，叫《女人不再沉默》。但“证据不足”往往是“女人不再沉默”后最大的困扰。闹开了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没准还反咬你污蔑诽谤。

同样的道理，一有投诉就改玻璃门，如果投诉没有充足的证据，“被透明”的上司，岂不是很无辜？而真正咸湿的上司，难道就跳出玻璃门到别处另辟蹊径？如此，女员工照样逃不出“咸猪手”。

(摘自《广州日报》苏宁/文)

## 害怕《工资条例》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据** 《经济参考报》5月27日披露，被寄予厚望的《工资条例》，由于阻碍重重，特别是遭到国有垄断企业反对，很难在年内出台。这种“阻碍重重”说穿了，就是《工资条例》目前依然是极少数人之间讨论，依然是先征求“既得利益者”的意见，各方的利益博弈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结果老是“摆不平”，条例自然难产了。

有人心大概记得，早在2009年人保部长就言之凿凿地讲道，《工资法》正在酝酿之中。到了今年，《工资法》却已经由法降格为行政条例了，到了现在，年内出台又变成了“难以在年内出台”，我真的很担心，《工资条例》如此地被弱化、被降格，如此地难产，直至会不会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如果那样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泪满襟”的只会是普通的劳动者！

(摘自《扬子晚报》王志萍/文)



## 高价未必真“生态”

“东西越稀少越好、越贵越好”，好像只有稀有、昂贵的东西才可信。这些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科学。

最近，一种不用饲料喂养、标榜营养丰富的黑猪肉正走俏济南市场。一公斤卖到80元。

销售人员介绍，黑猪肉叫“里岔黑”。由于出栏率低，养殖场每天只给济南专卖店供应一头猪，总共300斤，每天到下午三四点就被抢购一空。

说实话，好多次有购买高价生态食品的冲动，但终没有买。

黑猪肉没买过，但还是常看到家人买回一些高价的“有机蔬菜”、“无公害蔬菜”。问，这菜真的是“有机”的吗？答：买的是个安慰，这么贵，应该不会骗人吧。

这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消费心理，总认为“东西越稀少越好、越贵越好”，好像只有稀有、昂贵的东西才可信。这些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科学。

我们要问，为什么食品会有“生态”和“非生态”之分？为什么蔬菜会有“有机”和“无机”之分？还有“无公害”和“有公害”之分？难道那些吃不起高价“生态食品”的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吃的是



**随** 着越来越多大学生宅男、宅女的出现，各大高校内出现一个特殊团队“跑腿族”。他们主要由家境贫寒的大学生组成，专门为“偷懒”的同学跑腿拿外卖、领包裹、送东西，收入每月在500元左右。专家称学生雇员造成关系不对等，高校应制止此类行为。

雇员关系是严重错误的，使得学生关系不对等。诚然，该专家有发言的权利，但他的这番言论有危言耸听之嫌，建议校方制止，更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笔者以为，对跑腿族既无需过度阐释，也不必袖手旁观。首先，学校应该对他们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支持，为他们提供助学金之类的基本保障，使他们不

## “跑腿族”无需过度阐释

大学生跑腿族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为五斗米折腰，使他们的学业受到影响。其次，还应该从中读出贫富阶层的生存状态。日前，官方出台“蚁族”报告：八成系“穷二代”。显然，如果加以调查，就可发现跑腿族基本上都是“穷二代”，而被跑腿的基本上是富二代，这一点报道中已经提及，跑腿族是“专门为一些有钱的同学跑腿”。富二代让“穷二代”跑腿，二者是各取所需，但应该看到“穷二代”困窘的生活状态，更应该看到当前的贫富悬殊。而当前贫富日益分化确实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跑腿族无疑提供

了最新的佐证。最后，应看到“穷二代”的心理路径和微妙心态，学校应采取措施确保他们免于羞辱。据报道，在“跑腿族”里流传着一句话：“学历高不代表身份高，做生意看脸色”。这句话很残酷，但很真实，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句大实话。学历高自然不代表身份高，做生意就得看脸色，就得学会察言观色，就得勤快多跑腿。但是，大学生毕竟是有学历的一群，跑腿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如何让大学生从跑腿中汲取能量，则是学校的责任。  
(摘自《渤海早报》)

## 权力房不能“牛”下去

**时** 下，各地频传的权力特供房、权力福利房、权力经适房等的确看得人胸口郁塞。在舆论哗然之时，一些事涉权力房的机构却在装着啥也没听见，待风平浪静或新的“官房”曝光后又重出江湖。权力房在举国一片喊打声中毫无遁形之迹，公权占房的细节和过程几乎是没有什么，只有更牛。

深圳侨香村和深云村，是高标准设计的装修豪华的经适房住宅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太阳

能热水系统。有人称，一些公务员已拥有两三套房子，却仍符合“两村”分房资格，一旦房子到手，他们肯定很快转手，轻轻松松赚个数百万。

早在1998年7月，国务院就曾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省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但这一纸通知根本未有效遏制“公权分房”的蔓延之势。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与我们的公权监管虚置或缺失有关。拿深圳来说，之前就不断传出有公务员公开侵占或骗占经适房的丑闻，

而最终的究责举动，要么是简单地一退了之，要么是根本不理，未处理过一名官员，这造成公权吃房者胆儿渐大，大有“权力房”由潜规则变成显规则之势。而我国《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都有明文规定：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和公众，造成不良后果者，都应受处分，重者可开除，甚至移送司法机关。各地频现的公务员非法骗取经适房，再倒卖获利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之巨的非法财产，这岂能不算后果严重，哪能“一退了之”那般轻松？

为此，笔者建议，应尽快用法律手段净化保障性住房监管的混浊氛围，全国彻查所有保障性住房究竟都“保”了谁的私欲，将他们一个不留地揪出，该追究法律责任的必须追究。而深圳“公权吃房”之乱，实际上已令公众强烈不满，且有造成当地公信力崩塌之险。我们不妨将侨香村和深云村作为公开法律惩罚的负面典型，并顺势将战果扩大，全国地毯式彻查所有权力房，以儆效尤，震慑后来者。  
(摘自《新闻晚报》周明华/文)

## 媒体应慎重报道富士康跳楼事件

**在** 社会普遍对自杀问题重视不够，认识不足的时候，大众媒体有责任作“启蒙者”，媒体应该充分施展自己的传播功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促进自杀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连日来，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刺痛着关注者的神经。正当人们对“十连跳”、“十一连跳”义愤填膺之时，5月26日晚，富士康又发生第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郭台铭日前在和媒体记者座谈的过程中，向各路媒体记者深深鞠了三躬，恳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不要对自杀事件进行猜测和恶性渲染，以避免恶性传染效应。

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事件究竟是谁的错？不论调查结论如何，很多人在悲叹生命逝去的同时，已经开始质疑媒体关注对“维特效应”的引发和放大。所谓“维特效应”，即自杀模仿现象。200年前，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欧洲发生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为此好几个国家将《少年维特之烦恼》列为禁书。尽管目前的实证研究尚不能证实自杀新闻与随后的自杀行为间存在着直接因果关联，但研究者取得的一致共识是：媒介对自杀新闻的渲染、煽情、美化、浪漫化等手法会引起自杀率的升高。

那么，媒体是否可以就每一个生命的“永诀”无动于衷呢？显然，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

是现代媒体负责任的表现。正如专家所言，自杀事件不是不可以报道，但应尽量越淡化越好，因为越是渲染得详细、全面，造成传染、效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富士康跳楼报道而言，一些媒体将其视为灵异事件，将自杀原因神秘化，视之为“魔咒”、风水问题，甚至还有媒体采取煽情、渲染劳资矛盾的报道方式，让人感觉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在里面，而不是更多去关注生命本身。这样做显然不利于减少悲剧的发生。

某种程度上讲，媒体最大限度地淡化自杀事件报道，是对生命意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媒体自身的一种道义和职责。在美国、加拿大，新闻界早有不成文的共识：除非自杀者是知名人士或有关个

案对公众构成重大影响，否则不会报道个别自杀案件，只报道自杀案件的总体趋势和原因。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传媒在报道这类新闻时也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尽可能避免产生负面效应。

事实上，新闻媒体之所以被称为社会公器，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闻媒体不仅要反映社会各界的情绪，而且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们注意什么、防范什么、追求什么、倡导什么。因此，在社会普遍对自杀问题重视不够，认识不足的时候，大众媒体有责任作“启蒙者”，媒体应该充分施展自己的传播功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促进自杀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同时，媒体还应该成为社会

的心理辅导老师，为心理脆弱者提供帮助，呼吁整个社会尊重生命，关注生命。  
(摘自《中国新闻网》)

协办单位：  
**海南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楼金**  
总经理：**楼金**  
地址：  
海口市国际商业大厦12层  
电话：0898-66775933  
传真：0898-66700763